



# 这个时代的《全集》

俞晓群

在我的书房中,存有多套个人全集,还有一些文集、选集、集等,著述者都是古今中外知名人物。望着那一排排巨著,我的脑海中会有一连串问题浮现出来,有自问,有反问,有诘问。对于前两者,我通常的做法是自问自答。诘问则是一种质疑,对人物,对作品。好在目前我的书房中,尚无让我质疑的全集、文集留存,因此本文暂且不做相关的述说。

一个人能够出版全集的标准是什么?仔细思考,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观点认为,全集作者的组成,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最优秀的人物。其实现实中的情况,远比人们的想像要复杂得多。或者说,全集并不是判定一个人优秀与否的标准。有些人的思想流芳百世,却只有谈话录一类文字留存下来,因此不会有全集出版。有些人能够出版全集,只是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或环境。有些人的全集内容,只与他的经历及历史事件有关,而非学识使然。有些人的全集不伦不类,可能是政治化或利益化的产物。更多的人即使有全集出版,依然不能肯定他的历史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可能很快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总之,全集是一个独特的出版门类,它们的价值因人而异,我们需要多一些理性的判断与思考,既不必神化也不能矮化。

为一个人出版全集,有时会有组织的行为,但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至于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难以尽述。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与湖北的王建辉先生在北京初次见面,他谈到一点观点:“如果条件允许,争取有计划地出版一些个人全集。”后来王建辉兄陆续寄给我《胡风全集》《闻一多全集》《李四

光全集》,多数是他编辑出版的题目。受他的影响,我在做自己的出版布局时,始终有全集这个板块的存在,陆续推出的产品有《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顾毓琇全集》《丰子恺全集》。

那些年,我还专门向沈昌文先生请教过出版个人全集的事情。他问我眼下最想编谁的全集?我说到钱钟书先生,沈先生连连摇头说此事做不了,还是不要去想了吧。我又说到吕叔湘先生,沈先生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同意了。他很快带领我们去吕家,商量签订《吕叔湘全集》的合同。接着沈先生向我推荐《吴阶平全集》,我担心内容太专业,沈先生又推荐陈原先生的文集。陆灏先生还提出过组织出版黄裳文集的事情,黄家一直坚持对他极为信任。

一个人的全集应该何时编辑出版呢?一般说来,需要在老先生去世后,再启动编辑全集的工作,所谓盖棺论定。如鲁迅先生去世后,胡愈之先生立即主持出版《鲁迅全集》,留下了多重的纪念意义。有一些老先生年事已高,不再动笔写文章了,也可以在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组织他的个人全集。如吕叔湘先生,他一生做事认真,为人豁达,对沈昌文极表。沈昌文当面向吕叔湘表示,要为他出版全集,吕叔湘回答:“好啊,我的东西都交给沈昌文去做吧。”

不过许多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于“全集”二字还是很敏感的。1998年,我们与周一良先生商量,希望出版《周一良全集》,后来改称《周一良集》,繁体竖排。周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出版社的热情和对学术的尊重,最终让他打消了出版全集的惶恐和顾虑。出版社还同意不以“全集”命名,

此番心意,实在令他感动。还有199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钱钟书集》,杨绛先生代序开篇写道:“我谨以眷属的身份,向读者说说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因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写序。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

1996年,沈昌文先生带领我们拜见陈原先生,商量为他出版集子的事。结果全集、文集、选集、集都被他否定了,最终我们客随主便,出版一套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还有《总编辑断想》等小册子。为何要否定呢?那时陈先生年近八十,笔锋正健,四处发表文章,比如他以笔名“尘元”,在《万象》杂志上开设专栏“重返语词的密林”。他的文字时尚而睿智,丝毫不见衰老之态,单行本的书也在不断出版,当然不必急着整理成集了。

不过此类事情,有时也有一些特殊的状况需要考虑。沈昌文先生去世后,我们讨论为老人家出版集子,本应该出版《沈昌文全集》,但有些资料一时难以收集,比如沈先生手动手笔,书信巨多,而且质量极高,此前他的《师承集》《师承继续编》出版,轰动一时,现在征集信件,一时难以达到尽善尽美,所以我们只好暂时出版《沈昌文集》,其中收一册《沈昌文书信选》。接着继续收集沈先生的文字资料,等待成熟后再推出老人家的全集。

我书房中收藏的全集,哪一套印装最漂亮呢?在我的心目中,有两套全集颇为震撼。一套是中华书局的《顾颉刚全集》,共62卷。我对顾先生崇拜,缘于上

世纪80年代末,在我写《数术探秘》时,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古史辨》,深为书中的文章所震动。后来我读到李学勤先生一段回忆,李学勤说早年在旧书摊上见到《古史辨》,立即爱不释手,从此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李先生是我的师辈人物,他的故事让我对顾先生愈发敬重有加。10年

全集是一个独特的出版门类,它们的价值因人而异,我们需要多一些理性的判断与思考,既不必神化也不能矮化。

前见到中华书局的新书目中有《顾颉刚全集》出版,立即收入一套。此书规模巨大,装帧大气,材料也好,只是繁体横排,看上去有点不舒服。

再一套是《丰子恺全集》50卷,是我从出版社退休之前的收官之作,全书的各项指标都是顶级制作。尤其是其中29卷漫画,主编吴浩然与丰家多年交流研究,用功至深,从收藏数量到真伪鉴别,堪称当代丰子恺漫画研究一绝。我们知道世上丰子恺漫画伪作极多,吴先生几乎拥有全部漫画真品的高清原版,数量几倍于世上流传的画作,此次都收入全集之中,极为珍贵。有人开玩笑说,全集中的每一幅漫画印制之精良,材料之上乘,都可以裁剪下来,装裱成艺术品来欣赏,这也是此套全集的价值之一。

在我的收藏中,还有一套印装精美的《熊秉真文集》10卷本,全书四色印刷,版式设计深入每一页,收图、用字、着色都十分

考究恰当,整体装帧清楚地表达着出版者对于艺术与艺术家的尊重。编辑的心血凝铸,近乎偏执的字斟句酌,精工细作,真让人敬佩。

书房中的全集,我最喜欢哪一套呢?《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1982年初我结婚,父亲以此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每册都钤有母亲的印章。还有《吕叔湘全集》,这是沈昌文先生教我做的第一套全集,我称沈先生为师父,如何编辑出版全集,正是我拜师学艺的一项重要。

另外我喜欢的个人文集有《钱钟书集》特装编号本,我收藏的是14号,附赠一个红木书架。再有《陈寅恪集》精装14册,北京三联书店版,全套书设计端庄稳重,一尘不染,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容并蓄,书香之气浓郁。不像我编的书,时常会迎合市场化的需求,在书装上加入一些艳俗的元素,说是追求大雅大俗,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达到脱俗的境界。

总结我所存全集,还有几点记录:一是古代人物的全集不多,只有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等,还有多套中国古代典籍,其余的都是近200年以内的人物。二是常读的全集,为学习与写作之需,有《饮冰室合集》《胡适全集》《胡适日记全编》《张元济全集》《王云五全集》。三是阅读每套全集的序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们都出自一些名家、专家的手笔,文章写得极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汪子嵩序《柏拉图全集》,杨武能序《歌德文集》,柳鸣九序《雨果文集》等。好文章列队而来,好看的文字还要提到季羨林先生。季羨林为《胡适全集》作序,他有学问,重道德,有感恩之心,文笔轻松自然,读起来实在是一种享受。

## 探访艺术本真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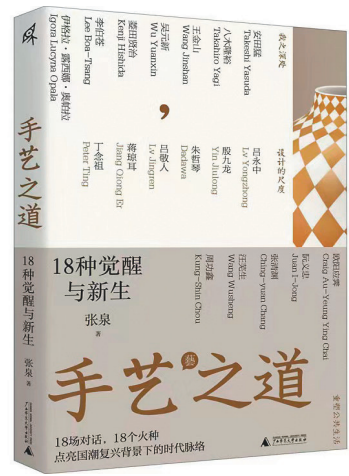
张嘉鸿

艺术家的回头看即是向前看,回归传统亦是走向未来。《手艺之道:18种觉醒与新生》呈现了18位艺术家的觉醒与成长之路。作者以访谈的形式与艺术家们对话,打开匠人沉潜于造物时光,探访艺术本真的模样。

手艺之道,始于觉醒,成于践行。手艺人把孜孜不倦的创作变成了生活方式,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他们选择默默坚守。本书意在探讨,所谓的手艺还有哪些延伸的空间和可能。

手慢是顺应手艺之道的必然之举,手慢的前提是心静。蒋琼耳前往苏州寻访刺绣与缂丝匠人,造访一个古村落,倾听一个个手艺人内心的心声,行走在历史深处,为的不是特意与现实割裂,而是探访艺术本真的模样。

作为开化堂第六代传人,八木隆裕



讲述,自己在工作的時候,祖父甚至曾祖父就在旁边看着,茶筒每一件的手工

制作都需要130道至140道复杂工序才能完成。当年如此,今日亦如此。

尝试着与不同领域的人合作,是手艺人正视当下做出的突围之举。与手艺关联的古老行业当愈发步履蹒跚,如果不与时代接轨并做出适当的改良,那古老的手艺只能走向消亡。

改良并非缴械投降,而是提升手工艺生命力的明智之举。手艺人只有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中,才能被无数心灵所呵护,才能让它与广袤的人间大地共呼吸。

“无法告别的告别”说的是殷九龙的个人成长史。他不顾家人强烈反对,决意离家出走来到省城成都追寻艺术的身影。大学毕业后一度被20多家公司拒绝,特别是他探索从平面到陶瓷跨界,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对一个以创新和颠覆为天命的设计师来说,这种

警醒与谦卑难能可贵。”

如何将传统引入今日的生活,如何将旧时的审美引渡至当下的日常,这是殷九龙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他至今尚未走完的探索之路。

作者张泉也是心静手慢之人。一次次的重返,一次次的聆听,一次次的记录,这本访谈录的完成前后跨度几年,其间甚至包括受访者如汪先生先生的去世。经历从生到死的变迁,若无真心、细心、耐心,30多万字的访谈实录就会徒有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有志于艺术的人,是不难从书中获取精神营养的。它至少可以指引人们在艺术中,如何处理内心与周遭的关系、如何处理当下与传统的牵连。与此同时,内与外、新与旧之间的关系处理,何尝不是所有人要直面的困局。

聊书

## 四季浪漫

李海卉



阅读是一场双向奔赴,有些书就是具备那样一种气质,让人一见倾心。这本《敦煌岁时节令》正是如此,翻开它,你会感到生命大大小小的美好都在你眼前展开了。

从春节到腊八,从立春到大寒,从清明到中秋……岁时与节令,中国人带着特有的仪式感,感受着分属于四季的浪漫。“看似寻常最奇崛,耳熟能详的二十四节气,它给了我们独特的生活诗意。”

“千里共婵娟”,哪怕相距千里,相隔千年,我们仍能与古人拥有同一片风景与欢欣。如今,当我们伫立在敦煌的土地上,能抓住哪些以期永恒呢?是三危山上升起的一轮弯月,还是九层楼前悠扬的风铃声,抑或是苍茫茫漠深处卷起的黄沙点染?

2018年,春天,敦煌研究院发布了一篇推文。很快,阅读量过万,被众多读者转发、收藏。这便是“敦煌岁时节令”的诞生。古老的敦煌文化和与之相遇的读者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

千百年来,敦煌的画师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画进壁画,其中岁时节令的内容与飞天花雨一起,沉睡在喧嚣的沙漠里。也许古人最想传递给子孙的信息就是诗意与生活。

敦煌研究院将“敦煌”与“岁时节令”结合,将它们与已经逐渐消失的古老民俗和生活图景相结合,将传统的岁时、节令从平面到立体,从图像到生活再现于世人面前,让古老的敦煌壁画“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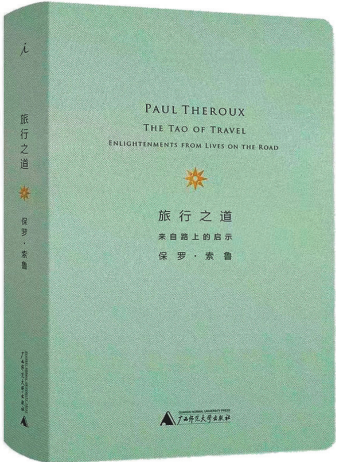
“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个个节气,给我们的平淡生活带来了惊喜,日子就这样变得有了味道。

《敦煌岁时节令》打开了敦煌莫高窟千年延续的“方便之门”。传承、人文、诗意、生活,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编写组的老师们写下了这样的话:感谢你,选择和敦煌一起,走过四季。

“斗转星移四季新,青青草黄又一春。”春花秋月,植物节气,敦煌之美与千年诗意盈盈可掬,书中相遇即是美好。

## 生命蜕变

李海卉



一直想知道,保罗·索鲁是怎样认识旅行的。作为著名旅行文学作家,在全球各地游历50余年后,他将自己与走过的山川、爱过的文字、遇到的人物完全融为一体,这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旷世孤独,也是“物我合一”对这个世界的忘情拥抱。

孤独与热忱,深入与逃离,迷恋与摆脱,这样的矛盾特质聚集在旅行上瘾者们的肩上。索鲁说:“如果害怕孤独,就不要出门旅行。”马克·吐温说:“旅行可以消除偏见、愚顽和褊狭。”无论怎样定义旅行,它都是一次给生命带来蜕变的机会。

带上这本《旅行之道》去旅行,心灵仿佛一下扩容了许多倍。这里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旅行家,而且是由保罗·索鲁筛选出来的,你可以与那些优秀的、坚硬的、冷静的路上思想家们为伍。

写过23本旅行书的黛芙拉·墨菲,她每次旅行都历经艰辛,基本上是一个更风浪的旅途,是一位承袭了古老传统的漂泊者。她认为“网络交流使人无法真正走入别样的世界”。她劝年轻旅行者,“丢掉手机、手提电脑、iPad和种种与家人、朋友、同事联系的设备,专注于你所在的地方,从身边有形的世界、直接的刺激中汲取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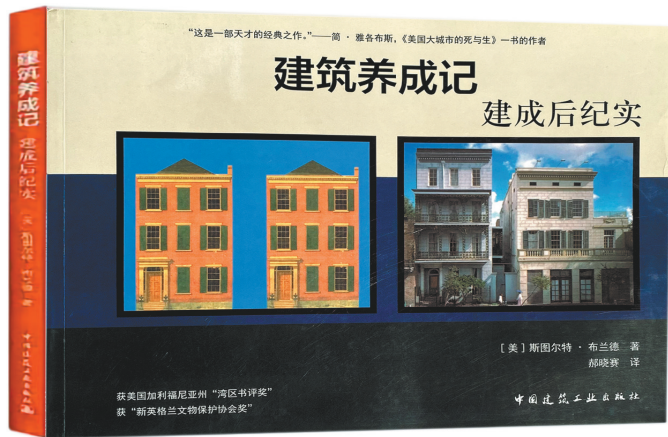
《旅行之道》里讨论的旅行真不是度假,有时甚至是磨难。“因为苦难考验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素质:决心、冷静、理性、体力和意志力。”

列维·斯特劳在他那本著名的《忧郁的热带》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开头:“我讨厌旅行,我探险家。然而,现在我预备要讲述我自己的探险经验。”这位热爱探险的哲学家、人类学家于2009年去世,享年100岁。他说,“旅行的本质吧,是一种对我自己脑袋中的沙漠的探索,而不是对那些在我周遭的沙漠的探索。”

一向笔锋犀利的索鲁居然在《旅行之道》的最后,絮叨地写下“旅行的基本之道”:1.离开家;2.独自上路;3.轻车简行;4.携带地图;5.走陆路……记日记;阅读一本与你所在地无关的小说……这还是那个敏锐苛刻的“毒舌”作家保罗·索鲁吗?可见他对这本书的读者有多么偏爱。

## 建筑:时间维度之上

许维萍



沿着时间的线索追寻,每栋建筑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命运轨迹,通过时间的魔术师,建筑拥有使用了使用功能以外的价值。《建筑养成记:建成后纪实》(以下简称《建筑养成记》)探讨的是建筑的命运问题。

作者布兰德通过讲述普通建筑的故事,带领读者看到不同建筑在世界的遭际、命运的流转。在以往的认知里,建筑属于空间艺术,关乎建筑的认知都局限于空间范畴。《建筑养成记》让人从时间维度上重新思考建筑的意义。

作者布兰德拉开时间的横轴,让读者向左看过去,亦向右看未来,他以“重现”摄影的方式,用同一建筑不同时间点拍摄的照片作为对比,感性地向人们展示了几百年间不同建筑的变化状况,让建筑本身讲述诞生于世后的不同命运,从而整体性地反思建筑问题。

时间带给世间万物的意义是变化。即便是看上去沉稳且凝固不动的建筑,在时光之河里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老化是持续发生的事,新旧建筑都如此。”“建筑一直被变化的文化潮流、变化的地价以及变化的用途塑造着、重塑着。”“有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断摆布着建筑:技术、金钱与时尚。”无论是公共建筑、商业建筑还是居住建筑,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都无法逃避被改变的命运,有时光的雕塑,有人为的因素。所有建筑在存

世时光里,被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影响着,被渐进式地改造着,不断地成长与变化。

观察这些建筑变化的命运,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也在不断延展:是什么使建筑历时后世后人更喜爱或不再为人所爱?如何在创造建筑物之前就预留建筑的成长空间?各种风格形式在时间之流中有什么意义?如何让建筑获得长久的文化价值?

从时间维度重新认识建筑,建筑不再只是面向未来求新求变的单个造物,而是可以统一在时间链条上面向过去寻找价值,面向未来寻找可持续性的建筑体系。

从时间维度去思考建筑,建筑就有了诞生、成长、变化与成熟的过程,这种视角的转变使建筑仿佛成为了有机生命体。建筑师是愿意把自己的建筑“栽植”为存活时间短暂的草本还是将其建造为长久生存的本木?这种时间角度的思考无疑会改变建筑师们的设计理念,使他们在建筑设计之初就将更多的因素考虑进去,如何让建筑存世更长久、如何让建筑更容易更新等问题可以成为预先被考量的因素。现在,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70多年,但是如果设计之初的材料选择、施工设计上有所考量,房屋建筑寿命至少可以达到300年,甚至有些能够达到1000多年。

过去、现在、未来,把建筑物

纳入历时性中,甚至纳入到整个城市规划、生态环境等大系统中进行考量,建筑物就不再只是建筑师个人风格、理念、喜好的标新立异之作,而是成为城市规划、环境建设、生态系统等整体的一部分,这时的建筑,不仅是空间上的整体设计与管理,也是时间上的理念,建筑就从建造艺术转变为“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设计科学”。

“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设计科学”的理念,使建筑获得新生。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带来的是建筑师建筑观念的全面转变——从过去关注单体建筑的建造问题向注重长期责任和具有持续适应性转变。建筑师会重新思考是否要追

随时尚潮流,如何预留建筑的成长空间,建造材料是否耐久,如何长久保证工艺品质等问题。

作者布兰德认为,老建筑获得新价值的众多方式里,最常见的是“适应性再利用”。这种形式备受建筑保护者的尊重和推崇。当一栋按某种功能设计的建筑,被用于完全不同的用途时,建筑的价值得到了升华。

近年来,在我国通过改造获得了新价值的老建筑越来越多。在我所在的城市,有工厂旧车间改造成了工业博物馆,有老仓库改建成城市书房,也有百年历史的老公馆变身成古色古香的酒店……记得有次去看艺术展,本以为是去美术馆,却被引领着